



# 近世文選第三集目錄

|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世界觀與人生觀   | 蔡元培 | 一  |
| 我之愛國主義    | 陳獨秀 | 六  |
| 共和國民之精神   | 劉伯明 | 一四 |
| 女權平議      | 吳曾蘭 | 二一 |
| 平等真詮      | 蕭純錦 | 二九 |
| 論大學生之責任   | 柳詒徵 | 三七 |
| 禁早婚議      | 梁啓超 | 五一 |
| 論信仰       | 惲代英 | 六十 |
| 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 | 蔡元培 | 六四 |

再論孔教問題 陳獨秀……………六七

國教問題 章士釗……………七一

說憲 章士釗……………七三

政本 章士釗……………八十

評梁任公之國體論 章士釗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
與章行嚴論宗教書 高一涵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答高一涵論宗教書 章士釗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論軍官之改業 朱大符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神聖不可侵與偶像打破 朱大符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輿論與煽動 朱大符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致楊滄白先生書 朱大符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# 近世文選第三集

## 世界觀與人生觀

蔡元培

世界無涯涘也，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尺之地位；世界無終始也，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數十年之壽命；世界之遷流如是其繁變也，而吾人乃於其中占有少許之歷史。以吾人之一生較之世界，其大小久暫之相去既不可以數量計，而吾人一生又決不能有幾微遁出於世界以外，則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觀，決無所容喙於人生觀。

雖然，吾人既爲世界之一分子，決不能超出世界以外，而考察一客觀之世界，則所謂完全之世界觀何自而得之乎？曰：凡分子必具有全體之本性，而既爲分子則因其所值之時地而發生種種特性，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，則即全體之本性矣。吾人爲世界一分子，凡吾人意識所能接觸者無一非世界之分子。研究吾人之意識而求其最後之原素爲物質及形式，猶相對待也。超物質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，惟有意志。於是吾人得以意志爲世界各分子之通性，而卽以是爲世界之本性。

本體世界之意志，無所謂鵠的也。何則？一有鵠的，則懸之有所達，而有其時，而不得不循因果律。

以爲達之之方法，是仍落於形式之中，含有各分子之特性，而不足以爲本體。故說者以本體世界爲黑暗之意志，或謂之盲瞽之意志，皆所以形容其異於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。現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則以回向本體爲最後之大鵠的，其間接以達於此大鵠的者又有無量數之小鵠的，各以其間接於最後大鵠的之遠近爲其大小之差。

最後之大鵠的何在？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關，無復有彼此之差別，達於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相交之一點是也。自宗教家言之，吾人固未嘗不可一瞬間超軼現象世界種種差別之關係，而完全成立爲本體世界之大我。然吾人於此時期既有語言文字之交通，則已受範於漸法之中，而不以頓法，於是不得不有所謂種種間接之作用。綴輯此等間接作用，使釐然有系統可尋者，進化史也。

統大地之進化史而觀之，無機物之各質點，自自然引力外，殆無特別相互之關係；進而爲有機之植物，則能以質點集合之機關共同操作，以行其延年傳種之作用；進而爲動物，則又於同種類間爲親子朋友之關係，而其分職通功之例視植物爲繁。及進而爲人類，則由家庭而宗族，而社會，而國家，而國際，其互相關係之形式既日趨於博大，而成績所畱，隨舉一端，皆有自閥而通，自別而同之趨勢。例如昔之工藝，自造之，而自用之耳。今則一人之所享受，不知經若干人之手而後成；一人之所操作，不知供若

千人之利用。昔之知識，取材於鄉土志耳。今則自然界之記錄，無遠弗屆；遠之星體之運行，小之原子之變化，皆爲科學所管領。由考古學人類學之互證，而知開明人之祖先與未開化人無異；由進化學之研究，而知人類之祖先與動物無異。是以語言風俗宗教美術之屬，無不合大地之人類以相比較。而動物心理，動物言語之屬，亦漸爲學者所注意。昔之同情，及最近者而止耳。是以同一人類，或狀貌稍異，即痛癢不復相關，而甚至於相食；其次則死之，奴之。今則四海兄弟之觀念爲人類所公認，而肉食之戒，虐待動物之禁，以漸流布；所謂仁民而愛物者，已成爲常識焉。夫已往之世界，經其各分子經營而進步者，其成績固已如此，過此以往，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歟？

道家之言曰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」又曰：「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，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」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。自進化史考之，則人類精神之趨勢乃適與相反。人滿之患，雖自昔藉爲口實，而自昔探險新地者，率生於好奇心，而非爲飢寒所迫。南北極苦寒之所，未必於吾儕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資料，而冒險探極者，踵相接。由椎輪而大輅，由桴槎而方舟，足以濟不通矣，乃必進而爲汽車汽船及自動車之屬。近則飛機飛機更爲競爭之的，其構造之初

必有若干之試驗者供其犧牲，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。文學家美術家最高尚之著作，被崇拜者或在死後，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輟業。用以知：爲將來而犧牲現在者，又人類之通性也。

人生之初，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謀生之事至爲繁重，無暇爲高尚之思想。自機械發明，交通迅速，資生之具日趨於便利。循是以往，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，使人類不復爲口腹所累，而得專致力於精神之修養。今雖尙非其時，而純理之科學，高尚之美術，篤嗜者固已有甚於飢渴，是卽他日普及之朕兆也。科學者，所以祛現象世界之障礙，而引致於光明。美術者，所以寫本體世界之現象，而提醒其覺性。人類精神之趨向既毗於是，則其所到達之點蓋可知矣。

然則，進化史所以詔吾人者：人類之義務，爲羣倫不爲小己；爲將來不爲現在；爲精神之愉快，而非爲體魄之享受，固已彰明而較著矣。而世之誤讀進化史者，乃以人類之大鵠的爲不外乎具一身與種姓之生存，而遂以強者權利爲無上之道德。夫使人類果以一身之生存爲最大之鵠的，則將如神仙家所主張，而又何有於種姓？如曰人類固以綿延其種姓爲最後之鵠的，則必以保持其單純之種姓爲第一義，而同姓相婚，其生不蕃，古今開明民族，往往有幾許之混合者。是兩者何足以爲究竟之鵠的乎？孔子曰：「生無所息。」莊子曰：「造物勞我以生。」諸葛孔明曰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是吾身之所以

欲生存也。北山愚公之言曰：「雖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孫，孫又生子；子子孫孫，無窮匱也。而山不加增，何者而不平？」是種姓之所以欲生存也。人類以此世界有當盡之義務，不得不生存其身體。又以此義務者非數十年之壽命所能竣，而不得不謀其種姓之生存。以圖其身體若種姓之生存，而不能不有所資以營養，於是有所吸收之權利。又或吾人所以盡義務之身體若種姓，及夫所資以生存之具，無端受外界之侵害，將坐是而失其所以盡義務之自由，於是有所抵抗之權利。此正負兩式之權利，由義務而演出者也。今日吾人無所謂義務，而權利則可以無限，是猶同舟共濟，非合力不足以達彼岸，乃強有力者以進行爲多事，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爲己有，豈非顛倒之尤者乎？

昔之哲人有見於大鵠的之所在，而於其他無量之小鵠的又準其距離於大鵠的之遠近以爲大小之差。於其常也，大小鵠的並行而不悖。孔子曰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孟子曰：「好樂，好色，好貨，與人同之。」是其義也。於其變也，絀小以申大。堯知子丹朱之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，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堯曰：終不以天下之病，而利一人，而卒授舜以天下。禹治洪水，十年不窺其家。孔子曰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墨子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孟子曰：「生與義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。」范文正曰：「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。」是其義也。循是以往，

則所謂人生者，始合於世界進化之公例，而有真正之價值，否則，莊生所謂天地之委形委蛻已耳，何足選也。（言行錄）

## 我之愛國主義

陳獨秀

伊古以來所謂爲愛國者（Patriot）多指爲國捐軀之烈士，其所行事，可泣可歌，此寧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？然我之愛國主義則異於是。

何以言之？世之所重於愛國者何哉？豈非以大好河山，祖宗丘墓之所在，子孫食息之所資，畫地而守，一羣之所託命，此而不愛，非屬童昏，即欲效猶太人流離異國，威福任人已耳？故強敵侵入之時，則執戈禦侮；獨夫亂政之際，則血染義旗。衛國保民，此獻身之烈士所以可貴也。

今日之中國，外迫於強敵，內逼於獨夫（茲之所謂獨夫者，非但專制君主及總統；凡國中之選權而不恤輿論之執政，皆然。）非吾人困苦艱難，要求熱血烈士爲國獻身之時代乎？然自我觀，中國之危，固以迫於獨夫與強敵，而所以迫於獨夫強敵者，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墮落有以召之耳。即今不爲拔本塞源之計，雖有少數難能可貴之愛國烈士，非徒無救於國之亡，行見吾種之滅也。

世有疑吾言者乎？試觀國中現象，若武人之亂政，若府庫之空虛，若產業之凋零，若社會之腐敗，

若人格之墮落，若官吏之貪墨，若遊民盜匪之充斥，若水旱疫癘之流行：凡此種種，無一不爲國亡種滅之根源，又無一而爲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。外人之譏評吾族，而實爲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，曰『好利無恥』，曰『老大病夫』，曰『不潔如豕』，曰『遊民乞丐國』，曰『賄賂爲華人通病』，曰『官吏國』，曰『豚尾客』，曰『黃金崇拜』，曰『工於詐僞』，曰『服權力不服公理』，曰『放縱卑劣』：凡此種種，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，又無一而爲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。

一國之民，精神上，物質上，如此退化，如此墮落，卽人不我伐，亦有何顏面，有何權利，生存於世界？一國之民德，民力，在水平綫以上者，一時遭逢獨夫強敵，國家瀕於危亡，得獻身爲國之烈士而救之，足濟於難；若其國之民德，民力，在水平綫以下者，則自侮自伐，其招致強敵獨夫也，如磁石之引鍼，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，其亡自亡也，其滅自滅也；卽幸不遭逢強敵獨夫，而其國之不幸，乃在遭逢強敵獨夫以上，反以遭逢強敵獨夫，促其覺悟，爲國之大幸。

夫所貴乎愛國烈士者，救其國之危亡也；否則何取焉？今其國之危亡也，亡之者雖將爲強敵，爲獨夫，而所以使之亡者，乃其國民之行爲與性質。欲圖根本之救亡，所需乎國民性質行爲之改善，視所需乎爲國獻身之烈士，其量尤廣，其勢尤迫。故我之愛國主義，不在爲國捐軀，而在篤行自好之士。

爲國家惜名譽，爲國家弭亂源，爲國家增實力。我愛國諸青年乎！爲國捐軀之烈士，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，會當其時，願諸君決然爲之，無所審顧；然此種愛國行爲，乃一時的而非持續的，乃治標的而非治本的。吾之所謂持續的治本的愛國主義者：

曰勤：

傳曰：『民生在勤，勤則不匱。』今日西洋各國國力之發展，無不視經濟力爲標準。而經濟學之生產三要素曰土地，曰人力，曰資本。夫資本之初源，仍出於土地與人力。土地而不施以人力，仍不得視爲財產，如石田童山是也。故人力應視爲最重大之生產要素。一社會之人力至者，其社會之經濟力必強；一箇人之人力至者，其箇人之生計，必不至匱乏；此可斷言者也。

哲族之勤勉，半由於體魄之強，半由於習慣之善。吾華惰民，即不終朝閒散，亦不解時間上之經濟爲何事，可貴有限之光陰，擲之閒談而不惜焉，擲之博奕而不惜焉，擲之睡眠宴飲而不惜焉。西人之與人約會也，恆以何時何分爲期，華人則往往約日相見，西人之行路也，恆一往無前，華人則往往瞻顧徘徊於中道，若無所事事。勞動神聖，哲族之恆言；養尊處優，吾華之風尚。中人之家，亦往往僕婢盈室，遊民遍國，乞丐載途。美好丈夫，往往四體不勤，安坐而食他人之食。自食其力，乃社會有體面

者所羞爲，寧甘厚顏以仰權門之餘瀝。嗚乎！人力廢而產業衰，產業衰而國力墮，愛國君子，必尙乎勤！

曰儉：

奢侈之爲害，自箇人言之，貪食漁色，戕害其生，奢以傷廉，墮落人格。見見夫世之倒行逆施者，非必皆喪心病狂，恆以生活習於奢華，不得不捐恥昧心，自趨陷穽。自國家社會言之，俗尙奢侈，國力虛耗。在昔羅馬西班牙之末路，可爲殷鑑。消費之額，不可超過生產，已爲經濟學之定則。況近世工商業興，以機械代人力，資本之功用，卓越前世。國民而無貯蓄心，浪費資財於不生產之用途，則產業凋敝，國力衰微，可立而俟。

吾華之貧，字內僅有。國民生事所需，多仰外品。合之賠款國債，每歲正貨流出，窮於計算，若再事奢侈，不啻滴盡吾民之膏血，以爲外國工商業紀功之碑，增加高度。人人節衣省食，以爲國民興產殖業之基金，愛國君子，何忍而不出此？

曰廉：

嗚乎！金錢罪惡，萬方同慨。然中國人之金錢罪惡，與歐美人之金錢罪惡不同，而罪惡尤甚。

以中國人專以造罪惡而得金錢，復以金錢造成罪惡也。但有錢可圖，便無惡不作。古人云：『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怕死，則天下治矣。』不圖今之武官，既怕死又復愛錢。若龍濟光張勳輩，豈真有何異志與共和爲敵；祇以歲蝕軍餉數百萬，疊疊者不肯輕棄，遂不恤倒行逆施耳。袁氏叛國，爲之奔走盡力者遍天下，豈有一敬其爲人，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國者？蓋悉爲黃金所驅使。（嚴復明白宣言曰：余非帝制派，惟有錢而無不與耳。）袁氏歿，其子輩於白晝衆目之下，悉盜公物以去，視彼監守邊郡，祕竊寶器者，益無忌憚矣。

夫借債造路，喪失利權，爲何等痛心之事；祇以圖便交通，忍而出此。乃竟有路未寸成，而借款數千萬悉入私囊者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！又若金州畫界，膠州畫界，利敵賄金，蒙蔽溢與，其罪惡更有甚焉！至於革命乃何等高尚之事功，革命黨爲何等富於犧牲精神之人物，宜不類乎貪吏矣；而恃其師旅之衆，強取橫奪，滿載而歸者，所在多有。此外文武官吏，及假口創辦實業之奸人，盜取多金，榮歸鄉里，儼然以巨紳自居者，不可勝數，社會亦優容之而不以爲怪。甚至以尊孔尙德之聖人自居者，亦復貪聲載道。嗚乎！『貪』之一字，幾爲吾人之通病；此而不知悔改，更有何愛國之可言！

曰潔：

西洋人稱世界不潔之民族，印度人，朝鮮人，與吾華，鼎足而三。華人足跡所至，無不備受侮辱者，非盡關國勢之衰微，其不潔之習慣，與夫污穢可憎之辮髮與衣冠，吾人訴之良心而言，亦實足招尤取侮。公共衛生，國無定制，痰唾無禁，糞穢載途。沐浴不勤，臭惡視西人所畜犬馬加甚；廚竈不治，遠不若歐美廁所之清潔。試立通衢，觀彼行衆，衣冠整潔者，百不獲一，觸目皆囚首垢面，污穢逼人，雖在本國人，有不望而厭之者，必其同調；欲求尙潔之哲人，不加輕蔑，本非人情。

然此猶屬外觀之污穢，而其內心之不潔，尤令人言之恐怖。費數千年之專制政治，自秦政以訖洪憲皇帝，無不以利祿奔走天下，吾國民遂沈迷於利祿而不自覺。卑鄙齷齪之國民性，由此鑄成。吾人無宗教信仰心，有之則做官耳，殆若歐美人之信耶穌，日本人之尊天皇，爲同一之迷信。大小官吏，相次依附，存亡榮辱，以此爲衡。婢膝奴顏，以爲至樂。食力創業，乃至高尚至清潔適於國民實力伸張之美德，而視爲天下之至賤，不屑爲也。農桑畎畝以充廝役，工商棄其行業以謀差委，士棄其學以求官，驅天下生利之有業者，而爲無業分利之游民，皆利祿之見爲之也。聞今之北京求官謀事者，數至二十萬衆。此二十萬衆中，其多數本已養成無業游民之資格，吾知其少數中未必無富有學識經驗之人，可以自力經營相當事業者，而必欲投身宦海，自附於搖尾磻頭之列，毋亦利祿之心重，而不

知食力創業爲可貴也。不能食力者，必食他人之食；不思創業者，自絕生利之途。民德由之墮落，國力由之衰微。此於一羣之進化，關係匪輕，是以愛國志士，宜使身心俱潔。

曰誠：

浮詞夸誕，立言之不誠也；居喪守節，道德之不誠也；時亡而往拜，聖人之不誠也。吾人習於不誠也久矣。以近事言之，袁氏之稱帝也，始終表裏堅持贊成反對者，吾皆敬其爲人，乃有分明心懷反對者也，而表面竟附贊成之列。朝猶勸進，夕舉義旗，袁氏不德，固應受此擲揄，而國民之詐僞不誠，則已完全暴露。其上焉者謂爲從權以伺隙，其下焉者詭曰逢惡以速其亡。吾心固反對帝制者也，不知若略迹論心，即籌安六人，去楊劉外，何嘗有一人誠心贊成帝制？惟其非誠心贊成而贊成之者，其人格遠在誠心贊成而贊成之者之下：明知故犯，其罪加等！此何等事，而云從權逢惡，則一旦強敵壓境，奪國，不知其從權逢惡也，更演何醜態，作何罪孽？此外人所以謂法蘭西革命爲悲劇的革命，而華人革命乃滑稽劇也。

若張勳，倪嗣冲，陳宦，湯鄉銘，龍濟光，張作霖，王占元輩，本誠心贊成帝制者也，乃袁勢一去，或叛袁獨立，或仍就共和政府之軍職，視昔之稱揚帝制痛罵共和也，前後竟若兩人。孫毓筠非供奉洪憲皇

帝之御容，稱以今上聖主萬歲者乎？乃帝制取銷時，與其友書，竟有袁逆之稱。其他請願勸進之妄人，今又復正襟厲色以言民權共和者，滔滔皆是。反覆變詐，一至於斯，誠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！嗚呼！不誠之民族，爲善不終，爲惡亦不終。吾見夫國中多樂於爲惡之人，吾未見有始終爲惡之硬漢。詐僞圓滑，人格何存？吾願愛國之士，無論維新守舊，帝黨共和，皆本諸良心之至誠，慎厥終始，以存國民一綫之人格。

曰信：

人而無信，不獨爲道德之羞，亦且爲經濟之累。政府無信，則紙幣不行，內債難得，其最大之惡果，爲無人民信託之國家銀行，金融大權，操諸外人之手。人民無信，則非獨資無由創業。當此工商發達時代，非資本集合，必不適於營業競爭。而吾國人之視集資創業也，不啻爲騙錢之別名。由是全國資金，皆成死物，絕無流通生長之機緣。以視歐美人之資財，衣食之餘，悉貯之銀行，經營產業，息息流通，遞加生長也，其社會金融之日就枯竭，殆與人身之血不流行，坐待衰萎以死，同一現象。是故民信不立，國之金融，決無起死回生之望。政府以借債而存，人民以盜竊而活，由貧而弱，由弱而亡，詎不滋痛！

之數德者，固老生之常談，實救國之要道。

人或以為視獻身義烈爲迂遠，吾獨以此爲持續的治本的真正愛國之行爲。蓋今世列強并立，皆挾其全國國民之德智力以相角，興亡之數，不待戰爭而決。其興也有故，其亡也有由。唯其亡之已有由矣，雖有爲國獻身之烈士，亦莫之能救。故今世愛國之說與古不同，欲愛其國使立於不亡之地，非觀其國之亡始愛而殉之也。夫國亡身殉，其義烈固自可風，若嚴格論之，自古以身殉國者，未必人人皆無製造亡國原因之罪。故愛其國使立於不亡之地，愛國之義，莫隆於斯。（文存）

一九一六，十，一。

## 共和國民之精神

劉伯明

國民品性，非自始已然。蓋基於制度，猶墮之受範於埏。雖其間不無主動受動之殊，然二者之能受變化則同。此社會心理學家之言也。顧制度易變而品性則以歷時過久不易猝更。此由狃於習慣，通常謂之惰性。故以改造社會自任者，於此應特別致意。否則操之過急，期成於旦暮之間，未有不失敗者也。余非謂世事可任其自進自退，不須智力之制馭。此委心任運之陋習，非余之意也。余謂既知品性，原於積習。